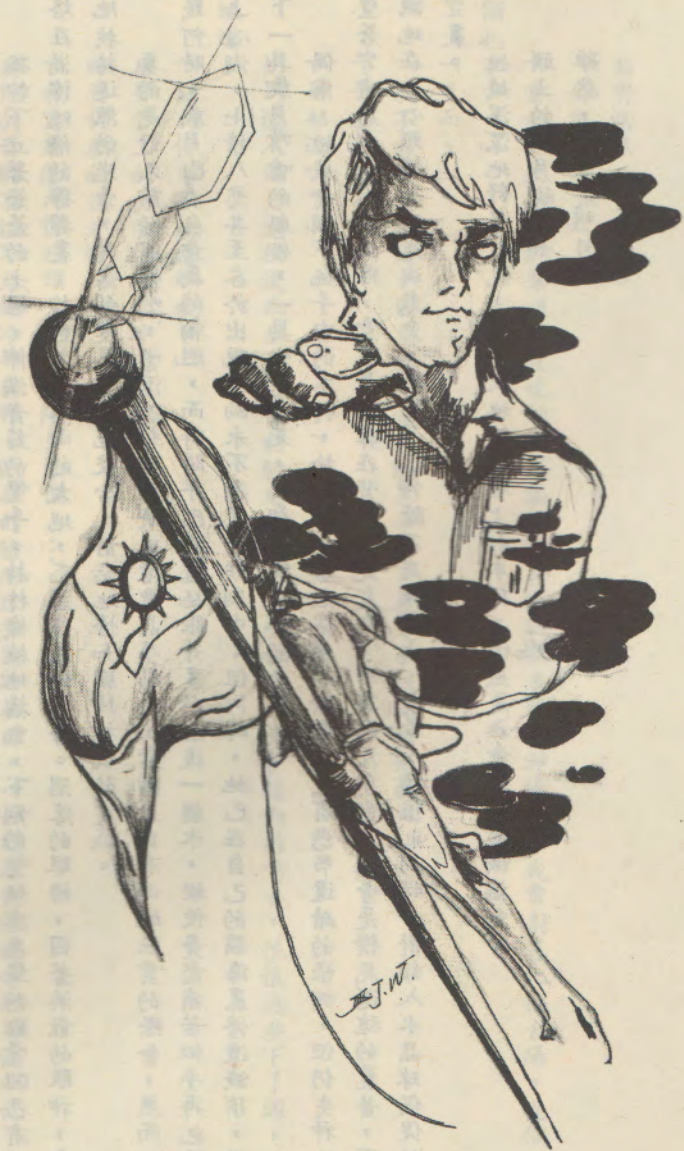


升旗

陳于星



「起床了，今天要升旗，要檢查內務。」

「要不要檢查內務？」

「要，要檢查內務。」

伊平探頭向門外望望，原來大家都已經差不多起床了，他連忙拿著臉盆和毛巾，匆匆跑到盥洗室，又被佔滿了，每回都是這樣，就不曉得升旗要提早起床，到了七點二十了才一起擠來，還得排隊。伊平排在後面，突然想起成功嶺上的情景，每天早上都是值星班長大吼一聲：起床——接著上下舖的人砰砰礮礮地拿著臉盆，牙刷、毛巾，先跑廁所，廁所排完了再排浴室，可不能洗太久，又得趕忙回到床上整理內務，枕頭方塊、棉被方塊：回想起來可真有意思，可是，那時是爲了升旗嗎？伊平突然從夢中醒來，他只是突然覺得一切都改變得那麼快，使得他不覺地昏眩，口裏銜著牙刷，面對鏡中頭髮蓬鬆的自己，伊平又摸摸自己的唇邊，猝然發現前兩天

才刮的鬍子，沒想到又可以再刮一次了。刷完牙之後，匆匆回到寢室，一整內務，穿上那套所有扣子都重新縫過的白襯衫和卡其服，他摸摸卡其服的內裏，都已經毛得脫落了。

接著伊平拿起掃帚，打掃著寢室的每個角落，忽然他記起大一在宿舍中度過的情景，那時剛上大學，看到了一間間灰色的宿舍和鐵鏽的床位，傷心得幾乎落下淚來，可是時間一久，也習慣了，唯一令人困擾的是，學校新開闢的那一片土地上，處處有著未整理的泥土地，每回下起雨來，泥濘便佈滿路上，那時每一個往返於宿舍和教室之間的同學，沒有不把鞋底弄髒的，每一個都是走得滿腳厚厚的泥層，在宿舍門口不管是怎麼擦都擦不乾淨，所以一到了檢查內務，寢室裏總是有掃不完的紅泥土，教官看了，也莫可奈何。可是時間使得一切都轉好了，換了宿舍以後，房間雖然少了一點，但是總免去那些不必要的困擾，而且看到新的學弟學妹來，有新的好的宿舍住，又讓人覺得未來這裏會更好得多。

伊平看看錶，已經七點三十了，該到操場去集合，其他寢室的人也紛紛走了出來，伊平走著，經過一間房間的門口却不覺地停止了腳步，那是小方的房間，至今這房裏仍讓人覺得有一股冥紙和炷香的味道，伊平走了進去，看到小方的東西都用白布包了起來，他的家人在南部鄉下，從小方出事到今天都沒有來得及爲他把東西帶回去，伊平忽然覺得一陣鼻酸，眼眶也溼了起來。他還記得那天早上升旗，小方拜托他把外套帶回去，本來那天早上是沒課的，可是小方堅持要去聽鄰校那堂哲學系的課，他認爲生命與其長而無味，不如轟轟烈烈地做一件大事，他常常以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自居，誰知道當天下午就聽到小方的機車被撞的消息，不久，又聽到他已經過世了。

「這麼年輕：才短短二十歲，小方：不，我原本可以救你的，如果我那時再堅持你晚一點去，或許你就會回到宿舍來拿安全帽的。」伊平渾身虛弱，他不禁也這樣自責起來，彷彿他才是真正的兇手，他在小方的桌前這樣反覆矛盾著，一直到突然醒來想起升旗之事，他注意到門外匆忙走近的人潮，覺得自己彷彿被遺落了。一會兒加入了人群，盲目地向前走著，走著，不覺後面有人的談話聲進入他的耳裏。

「每個禮拜都升旗，多累人哪！」

「那也未必，有人就喜歡擠在前行看漂亮的女孩子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不是你嗎？」

「是你自己啦！」



伊平茫然地走著，每個禮拜重複做的事有什麼困難呢？只是伊平心頭一陣無名的黯然，他記起從前在中學時每回升旗那種激動的愛國情緒，都到那裏去了？「我怎麼了，我的愛國心就只有這麼一點點嗎？」伊平自問著，却答不上來。走進大操場，來的人還不多呢！人都到那兒去了呢？難道昨晚有聖誕派對嗎？而教官仍不在意地拿著麥克風在台上催喊著。

「宿舍裏的同學趕快出來了。」

「你們前面的慢慢走，後面的怎麼可能走的快呢？跑步，跑步！」

「穿大學服的同學把扣子扣好，誰教你們穿不同的校服呢？就要要一樣，才整齊劃一！」

「阿東又不肯來！」這次是伊平身邊的人說話，他分不清是那一系列的。

「你知道升旗一次不到記警告，再次就記小過了！」

「阿東也知道，但是他就是不肯來，他說他有自由，他說他從小被人擺布得太久了，他要決定他自己的行爲，他不怕記過，他不肯來升旗！」

「唉！」

伊平站到位置上後，看著司令台那邊，有四位教官，有一位漫不經心地四處望著，一位在整理點名記錄，其他兩個也看著他，他們和伊平在操場上對看著，起碼伊平是這麼覺得，他覺得另外一個教官也在看著他了，他覺得不久之後他們都會看著他，就好像他看著他們一樣。

此時那教官又拿起麥克風催了幾聲，操場上散漫的人群就好像拖不動的老牛，伊平忽然忍不住激動，回身向宿舍衝去，他奮力地跑著，彷彿聽到教官在後面叫著他的名字，他覺得他們正追在他的後面，不停地叫著他，他更加害怕地一直奔跑，好像想從這個世界中跑掉，但是無論他怎麼跑，他仍是跑不出去的。

他回到宿舍，一口氣衝進寢室，仆倒在床上，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

那時宿舍已經全空，同學們都在操場上升旗，和所有過去的每個禮拜三一樣。